

指間歲月

養小豬

胡賽標

我永遠忘不了那隻小豬，也忘不了牠成長的秘密。

那是我讀小學三年級的事。那時，家裏窮，人口多，勞力少，生產隊分配的稻穀還不夠餬口。

有一天，阿媽笑瞇瞇地對我說：「給你買了一頭小豬，你負責餵。」我驚訝地瞅着阿媽，心裏一百個不願意。我不敢嚙起嘴巴，卻陰沉着臉，一聲不吭。

要知道，雖然放暑假了，但我一天到晚都要幹活。砍柴、澆菜、曬穀、煮飯、養鴨，如陀螺似的，忙得團團轉，累得出一身身酸汗。

不過，我很快就高興起來了。跑到豬欄坑，我趴在豬欄門上，從狹條形的縫隙裏，窺探着那隻小豬。牠長得可真帥，是十足的「迷你小豬」：小巧的嘴巴，靈敏的鼻子，黑葡萄似的眼睛，輕盈的身姿，粉紅色的皮毛。可是，牠的尾巴卻短了一小截，不知道為什麼。

小豬瞟了我一眼，低着頭，好像很羞澀的樣子。我喚牠一聲：「安、安。」牠立即「嗯」地叫一聲，聲音很小，卻是應答。我心想：真有禮貌！牠是阿媽從集鎮墟場選購來的。

「阿媽，小豬的尾巴怎麼啦？」我疑惑。

「哦，」阿媽笑了笑，「沒關係的，牠一出生就這樣的……」原來是阿媽憐憫牠，討價還價買的。

「唉，禿尾豬，你是貪便宜買的吧？」我心裏冒起一股火氣。

阿媽瞪大眼睛，說：「什麼禿尾豬？你歪嘴歪舌，看我不鞭你！」

我愣住了，吐吐舌頭，再也不敢埋怨小豬半句。

從此，一日三餐，給小豬煮食、餵食、放養，成為我雷打不動的任務。

「安、安」，每次我還沒打開豬欄，我就喊一聲。趴在豬欄角落的小豬，立刻站起身，「嗯、嗯」地應着，快步走到門前，抬起頭，看我舀一勺番薯藤熟食到槽裏，就叭叭叭地吃起來。

那時，並沒有營養豐富的「豬飼料」，有的只是番薯藤拌一點米糠、幾粒飯粒。可是，小豬卻吃得津津有味。牠吃食時，大量的汁水從兩邊的嘴角漏出來，似乎又回到豬槽裏，似乎是白費功夫，可是豬槽內的食料卻越來越少……

小豬與我漸漸地熟悉起來。在小豬的記憶中，牠的名字叫「安、安」，而我的名字叫「嗯、嗯」。牠進食時，我輕輕地撫摸牠肉乎乎的脖子，牠顫一下，身子一緊，望我一眼，似乎在說：嗯、嗯，你怎麼在我吃飯時給按摩呢？多不合適呀！後來，牠見怪不怪，無論我如何撫撥牠的鬃毛，只全神貫注地吃食。

一天，我放小豬出欄散步。我緊跟着牠，擔心牠走丟。忽然，牠奔跑起來，衝出豬欄坑小門，在菜園裏尋食。不好，我拿起小竹鞭，慌忙將牠趕回。牠跑幾步，歇幾步，時不時嗅嗅沙土，尋找什麼礦物吃起來。原來，小豬與雞鴨一樣，也要補充礦物質。

我衝着牠喃喃細語：「安、安，我一定要讓你快快長大！我有辦法。」小豬停下腳步，側耳傾聽，眼神裏有一束光。

第二天，我在煮熟的飼料裏灑下半勺生糠粉，在桶裏攪拌攪拌。我拎着豬食，飛快跑到

豬欄前。飼料剛舀落槽，小豬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胃口大開，宛如餓壞的樣子，汁水飛快地從小嘴兩邊濺淌下來……原來，又香又甜的生糠，刺激了小豬的味蕾，而熟糠就默默無聞了。小豬，你也快成精了吧！

可是，沒過幾天，小豬就生病了。趴在欄裏，慵懶地不吃食。用手摸牠的脖子，熱乎乎地發燙。壞了，一定是我拌的生糠太多了，小豬消化不良。阿媽請了獸醫，給牠打了退燒針。我不敢將餵生糠的秘密告訴阿媽，我很內疚。小豬很快恢復了健康。我只好少放了生糠量。

天氣太熱了。放養牠的時候，牠突然衝進爛泥坑裏打滾，蹭蹭牠紅亮的皮毛。我趕牠起來，提了一桶井水，準備給牠洗澡。一勺水突然澆到牠的背脊上，牠一激靈，「嗯、嗯」叫了一聲，如箭一樣竄跑了。我哈哈大笑。井水太冷了。我呼喚牠，用刷子輕輕刷牠，牠迷離着眼，很享受的樣子。然後，我再一點點淋

水，給牠刷身。牠漸漸不怕水涼了……

小豬慢慢長大。過了兩個月，我卻嫌小豬長得太慢。我突發奇想：人要吃食鹽，才可以長高。那麼，小豬一定也要吃食鹽，才能長得快。餵牠的時候，我悄悄地告訴牠：安、安，我給你鹽吃，你要快快大哦。

小豬一愣神，似乎聽懂了我倆之間不可外傳的秘密，「嗯、嗯」地哼一聲，回應我。從此，我在豬食裏添上少許食鹽與生糠。小豬吸食時，更加歡暢了，牠的味蕾打開了，有節奏的「吧吧」聲迴盪在低矮的豬欄裏……

但我不敢將一個孩童的「秘密」告訴阿媽。我怕阿媽罵我是敗家子。食鹽雖然便宜，但家裏的幾分錢都不是樹上的葉子。

小豬真是有良心啊，發饑頭似的，一團團肥壯起來。那只禿尾巴也圓滾滾粗大起來。牠一聽到我的腳步聲，就呼呼地趴在豬欄門後面，期待與我早點見面。

誰也不知道，在極其艱苦的歲月裏，一個孩童在豬欄邊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我時而望着豬欄瓦上的一盆小花，時而凝視着歡快吸食的小豬，唱起了家鄉的歌謠……小豬聽了我清亮的歌聲，心情很爽，也搖曳着短短的尾巴，跟着我，嗯嗯唧唧哼唱起來。

春節臨近的時候，小豬長成了膘肥體壯的年豬。生產隊員將牠稱走了。牠被趕入豬籠裏時，我不敢看牠，也不敢叫牠。我把自己關在房間內，默默地想牠長得這麼快的秘密。沒有人知道這個秘密。我流下了眼淚……

（作者為茅盾教師文學獎得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會員）



短詩七首

尹堅

蚌

忍受着沙粒  
進入體內的疼痛  
用愛和耐心把刺激包容  
把異物打磨成  
一顆光彩奪目的珍珠

夕陽

在即將墜入黑暗的深淵前  
也要拚盡全力  
把最後一絲光亮  
拋向大地

貪慾

慾望的種子  
長時間在貪婪的水裏浸泡  
發出黑色的  
扭曲的芽

憤怒

憤怒有三種形色  
爆發了  
赤口白舌  
絕望了  
萬念俱灰  
沉默了  
屏聲歛息

種子

孜孜不倦地吸收陽光和雨露  
把天地間的營養  
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在出土時  
才能與壓在自己身上的土層

對抗

歲月

歲月像一抹清風  
輕輕地來  
無聲地走  
默默無聲中吹皺你的肌膚  
染白你的頭髮  
只有你對它  
再也沒有起伏的情緒時  
你才真正擁有了它

礁石

礁石和海水

風平浪靜時  
唇齒相依

驚濤拍岸時  
海水暴怒成一個一個的巨浪  
猛撲礁石  
礁石只默默地站立着  
忍受着兇猛的咆哮  
在自己的腳下  
拍成一朵一朵的碎沫  
它用自己的沉默  
忍受着海水的肆虐  
即使遍體鱗傷  
也要和海水  
相濡以沫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荒地上長出的希望

黃覺旻



每次回到老家，先生總要帶我去看他侄子的農場。他說，那是大哥一家人用十年光陰，在石頭地裏種出的希望。

農場離村不遠，記憶中這裏曾是一片連雜草都難生長的荒灘。石頭多、土質差，再加上周邊工廠的污染，地裏常年覆蓋着沙塵，連灌木都難以存活。那些年，村民們從這片地旁走過，總要加快腳步。

但轉機發生在十年前。環保力度加大，周邊工廠過了環保關，污水污塵不再隨意排放，這片土地終於有了喘息的機會。於是，大哥和侄子果斷斬下這片荒地，開始了艱辛的開拓。

「當時村裏人都說他們傻。」先生回憶說，「可這父子倆認準的事，九頭牛都拉不回。」

整地開荒、開溝挖渠、種草種茶、建欄築舍……十年苦心經營，如今的農場已是一片生機勃勃。上次通過侄子的視頻，我看到了一群雞悠然棲息在矮茶樹上，儼然一派田園牧歌的景象。

這次回鄉，正趕上晴好天氣，我們一家五口便決定去農場親眼看看。連一歲多的孫女也加入了這場「探險」，她一路上興奮得手舞足蹈，好不歡樂。

遠遠地，就看見大哥正在鵞鳥棚裏忙碌。「給小傢伙們釘個底架，省得在泥裏打滾。」他笑着解釋道。話音剛落，一群鵞鳥奔馳而過，孫女立即扭動着身子，瞪大眼睛想要追上去，逗得大家開懷大笑。

侄子引進的鵞鳥養殖項目正在試驗階段，幾十隻大小鵞鳥在圍欄裏悠然自得。這些高大威猛的傢伙居然一點也不怕人，小孫女甚至伸出小手想要觸摸牠們毛茸茸的腦袋。

「這孩子比我們強，我們剛開始養鵞鳥時，還緊張得不得了呢。」大哥爽朗地笑道。

除了鵞鳥，農場裏還新來了黑山羊。旁邊的牧草長勢喜人，

那是特意為牠們種植的。雖然這次沒能見到羊群，但可以想像牠們在農場某處悠閒吃草的模樣。

我突發奇想要去茶樹林裏撿蛋。侄子說過，這裏的雞鴨鵝都在林中散養着，蛋隨處可下。一走進林子，頓時熱鬧非凡。家禽們聽到腳步聲，立刻噉噉喳喳地四處躲藏，只聽見撲撲撲的奔跑聲和漫天飛舞的羽毛。真是熱鬧。

我在林子裏轉悠了半天，一個蛋也沒撿到，倒是錄下了一段有趣的視頻。先生抱着小孫女在遠處哈哈大笑，我也不禁莞爾。這份歡樂，不正是鄉村振興中最動人的畫面嗎？

巡視牛棚豬圈時，看到處處牲畜興旺，一派生機盎然。大哥如數家珍地介紹着今年的養殖計劃，眼裏閃着希望的光。

最讓我感慨的是，大哥和侄子並不是簡單地重複祖輩的農耕生活。他們研究人工孵化技術，探索生態養殖模式，通過短視頻平台推廣農產品……新一代農民正在用智慧和汗水，書寫着不一樣的農業故事。

臨走時，夕陽給農場披上了金色的外衣。望着這片曾經荒蕪的土地，如今充滿生機與希望，我忽然明白：中國式現代化不就是由這樣一個個奮鬥故事編織而成的嗎？

每一個普通人都是時代的主角。就像大哥一家，他們用十年堅守，讓荒地上長出了希望；用勤勞智慧，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他們不僅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更為鄉村振興注入了新的蓬勃活力。

回城的路上，小孫女在唧唧呀呀地說着「鵞鳥、鵞鳥」。我笑了笑，心裏想：等她長大了，這片土地一定會更加美好。因為總有那麼一群人，在腳踏實地地耕耘着希望，在平凡中創造着不凡。

這正是中國道路上最動人的中國夢——每一個奮鬥者都在發光，每一份付出都在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桐溪問魚

窗明風和 徐和生



近年讀了些生態方面的文章，落下一個「毛病」：望見一片樹林，耳畔便似有鳥鳴，烏鶻的婉轉、畫眉的清越、鷓鴣的悠揚，都從字裏行間撲撲飛飛了出來；而每走近一條河流，眼前便游來各色的魚，翹白的矯健、鰱鮠的斑斕、白鱗的迅捷，彷彿下一秒就要從清澈的水中躍出。

當華壇山桐西坑的客戶小蘇邀我去他老家量房屋面積、預算瓷磚，說預備午餐時，我心裏已暗自盼着那一口地道的河鮮。

桐西坑藏得深，躲在磨盤山脈狹長山谷中。從廣信城區出發，開車需一小時有加。車子在疊嶂的群峰間穿梭，山脊如龍，隨車蜿蜒遊走。路邊樹影婆娑，山果碩然。待駛過一段盤山路，在一個「S」形急彎俯衝而下時，那片被翠色環抱的村落便倏然現於眼前。

村子不大。密密匝匝的綠從四面的山上一湧而下，將幾十戶青瓦白牆的人家溫柔攬住。一條名喚「桐溪」的清澗穿村而過，水聲潺潺，未聞嘩嘩喧囂，倒似纏綿的耳語。水極清冽，倒映着岸邊的果木纖影，粉白民宅，恍若一幅流動的丹青。天光雲影徘徊水底，讓人一時分不清虛實。

像這般山水、地形地勢，自然能孕育出叫人垂涎的風物，林間的松菇、高山的甜茶、坡上的葛根、園中的朝天椒、簷下的老臘肉，無一不帶着山野的樸拙氣息。而我最念想的，是在那至清的溪水、自由的山風、溫暖的陽光和幾乎停滯的歲月裏所蘊育出來的河魚，味道一定是鮮美極了的。

桐溪讓我想起家鄉的葛溪河。童年時，最喜朝霞揉碎滿河金光，閃閃爍爍；看白鷺展翅追逐流漾的波紋，那是心中渴望的飛翔。清澈見底的水中，鰱鮠如七彩的銅錢閃爍不定，寬鰭鱗展開寬虹般的背鰭，馬口魚在繁殖期會泛起桃色的斑紋，它們共同織就了我記憶深處那個繽紛的水底夢境。

桐西菜館就守在村口橋頭，是尋常農家院落。簡樸的廳堂裏擺着幾張木桌，客人寥寥。門前馬路不時有車輛疾駛而過，告知吾等愚民此地非封閉世界。馬路對面就是那條日夜歡歌的桐溪，幾株野山菊在堤岸上妖嬈。我們擇了臨窗的座位，山風拂面，清流漱耳，正所謂坐在河邊吃河魚，面對青山看浮雲。

點了招牌河魚，又配了豬耳朵與肥腸，再加一盤豆角。廚房搭在院中，我瞥見盆裏的活魚：常見的胖頭、肉魚仔、「黃牛角」之外，還有當地人稱作「撞頭鬼」的溪珍。這種魚雖刺多，味卻極鮮。熟諳魚道的食客自有妙法——執頭挾身，輕撥慢挑，魚肉便與細刺倏然分離。

不多時，魚香隨風飄至。那是山裏人家才有的鑊氣，鮮香中帶着辣意。若非驅車之故，定要佐以冰啤。那一盤紅燒河魚，鮮潤入味，就着甌蒸米飯，我竟連盡三碗，最後連湯汁也拌了個乾乾淨淨。

我想起河魚的另一種吃法，熱油炸酥，拌以蒜薑辣粉，連骨嚼碎，滿口生香。那是足以讓人回味整日的山野珍味。

歸途時，我將車停在來時那個高坡上，回望桐西坑。整個村落像被時光遺忘的孤島，卻是天地間最安心的懷抱。桐溪不疾不徐地流淌，如母親守候遊子般，守護着人世間最純最真的味道。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